

12·04
第二辑

芜湖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安徽省芜湖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临江仙

——题封面《江天夕照》

望去江天一色，行来顾盼多姿。千帆过往映斜晖，秋风
飘金粟，鸿雁正南飞。岸畔一尊古塔，水中阵阵涟漪，
酒香鳌满更宜诗，识舟忆往事，待得远人归！

濮之琦

一九八六年十月

《芜湖文史资料》第二辑目录

- 芜湖近郊的奇袭 粟 裕 (1)
气壮山河 扬威国外
——回忆戴安澜将军殉国前后 郑 忠 (10)
恽代英同志在芜湖、宣城革命活动片断 汪菊农 (31)
友谊永存 松柏长青
——忆胡志明主席在芜湖的感人事迹 周暮樵 (38)
摧毁高岗埠敌据点 开辟麻浦区新政权 江化新 (42)
我记忆中的郁达夫先生 蔡承嘉 (50)
张恨水文坛生活片断 张孝康 (52)
回忆先父刘芳钰 刘表武 (57)
芜湖十里长街史话 市工商联组稿 许知为执笔 (63)
镜湖烟雨状元坊 张 华 (127)
利济巷、利济公司小轮业片断 贺楚森 (138)
芳草依稀何处寻
——吴家花园兴衰梗概 郭健行 (149)
皖赣铁路概述 沐昌根 (152)
安徽省立商校往事漫忆 刘迺俊 (158)
我主办安徽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的回忆 许凝生 (169)
芜湖天主教简史 张凤藻 (173)
天主教芜湖区拾零 完玉成 (190)
日伪统治下的芜湖 胡绍儒 (196)

- 日寇在芜湖的暴行 朱鼎元 (214)
汪伪芜湖特务组织“十一号”内幕及罪行 俞正东 (224)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芜湖见闻 许知为 (237)
人民是胜利之本——解放战争时期泾、青、南地区群众工作回忆 孙泰英 (248)
绵绵无尽青楼恨
——记旧社会芜湖的娼楼妓院 朱鼎元 (263)
芜湖旧社会乞丐帮——“灰窝里”琐记 胡 相 (278)
丐头略记 濙 素 (288)
往事三则 沈席珍 (291)
古人咏芜湖诗 濙之琦辑 (补白)
征稿启事 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95)

芜湖近郊的奇袭

(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

粟 裕

一 敌情与地形的侦察

官陡门在日军盘踞的战略基点芜湖近郊飞机场附近，是一个极险要的地方，那里恰恰和象棋盘中心卒前边的渡河点一样，棋盘河两边的三根路线，正如官陡门两岸的三条不到一公尺宽的堤埂的通路。这几条公路也都被破坏了，白天架了木板才能通行，并设有三层铁丝网和其它障碍物，铁丝网以内筑有掩蔽的战壕。两岸中间的河，宽约五十公尺，是不能徒步的。其余的空白地方，全是河网与湖泊。其周围几十里，特别是我们由东向西去进攻的地方，足足要经过一百余里的河网地区。这个地区，河沟纵横交叉，你要向前走几里路，就至少须得过三条或四条河不可，一出门就非坐船不可，水既深而船又小。这百余里的区域中，只有两条路可以直达官陡门，但是还需要渡过好几条深不可涉的河。而青山、黄池敌人的两个据点，正如棋盘上东西两端的两个炮位，我们的队伍去进攻，必须经过这两个据点的中心线进而向西去，它却正在我们五十里左右的侧后方威胁着。这两个

据点之间有一条直达的长约四十里的宽大的堤埂，它有充分的可能截断我们唯一的一条归路。而芜宣铁道的据点线，正如棋盘两岸的卒字线，每隔五里即有敌人构筑的据点，并派兵守护着，距铁道最近的只有五里，距飞机场不到五里，距芜湖也未超出敌人的炮兵的射程。河的西岸，街道的南八里（永安桥），北十里（年陡门）的地方，都有数十敌人驻守，可以沿堤埂直趋街道。总之，在半点钟以内，敌人西南北三面，各据点的增援部队，可以完全到齐。飞机的出动更不消两分钟，可以在我们上空低飞袭击。官陡门的两岸街道，不到一百公尺长，是单线的砖瓦房屋，这里总共驻扎了三百余伪军。两岸之间，只有宽约一公尺的危弱的板桥贯通。这可算是天险了，是敌人最安全的地方了。可是一个敌人认为极安全的地方却正是我们出奇制胜的地方。

二 战斗的动员

敌情和地形侦察清楚之后，为了使当地民众从敌人铁蹄下解放出来，为了要震撼敌人的心脏，歼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更为了要坚持江南抗战，以配合全国友军争取抗战胜利，作者忝负指挥之责，决心挺袭官陡门之敌，并亲身指挥这一战斗。当一月十号左右的时候，就在参战部队中进行动员，除政治上以敌人残暴、民众所受痛苦、我们坚持江南抗战与配合友军的意义，和敌人的弱点以及我们胜利的把握等条件来鼓起战士的热情外，并从军事上加紧进行了几天夜间战斗动作、白刃战、河川战和街市战的演练。指战员的情绪异常热烈，都在互相猜问着：“究竟打什么地方啊？”“打的

是哪个哩？”“他妈的，我们只怕他预先逃走了，那〔倒〕可惜……”战士们都自动的每天把枪擦拭七八次，机关枪班的同志更努力，差不多时刻都在准备着，不是学瞄准就是学装退子弹，枪筒擦得滑溜溜的，还嫌油太少了，把零用钱省几角去买两瓶生发油带着，免得机关枪卡壳。滑稽的副班长说：

“敌人排好队，只等我们的机关枪去点名，应点答应得好的，每人赏他几颗花生米……”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磨拳擦掌地板了空枪，来止住笑痛了的肚皮的震动。十八号的早晨，还未天亮，大家闹着起床，伙夫同志也先起身，煮好了早饭，吃得饱饱的，准备向目的地进发。有些同志为了轻快，情愿挨几天几晚的冻，将笨重的军毯也留寄下来。集合号还未吹完，队伍老早就站好了等待着指挥者来训话。当我走近队伍的时候，大家向我行着喜悦的注目礼。虽然北风那样狂暴的从湖边袭来，但大家为了要听讲话，暖耳的帽边都不愿意放下来，一队队的在霜盖住的草上站着。当我开头喊一声“同志们”的时候，他们一齐立正，唰的一声，将那盖住枯草的霜雪划破了，叫他们稍息之后，仍然唰的一声，好象在沙坪里动作似的。为保守秘密，我只简单地作了些鼓动，当时战士们都非常兴奋，只见如烟雾般的热气从每个人的嘴唇边滚出来。因时间关系我匆匆地结束训话，显得这些话还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

前进号响了，队伍出发北进，虽然下着毛毛雨，但谁也不愿意撑伞。从银色的地毡上，踏印了一条斑斓〔斓〕蜿蜒的路痕，谈笑声与脚步声杂错的交响着。前面的跌倒了，后面的不停一步，喊出了“仰射预备放”的口令。后面的跌倒了，前面喊“再来一个”。路途虽然泞滑难走，可是大家并

不觉得吃力，五十里路只有一次小休息就走到了，眉毛上都点上水银般的水珠。当天下午住宿下来，除少数工作人员外，大家都没有外出，继续擦枪，洗脚，开行军检讨会。第二天上午，为着保守秘密，在原地停候了大半天，到了预定的时间，偷偷地上了船。突然转向西开渡到××湖的西湖。那时已经午后九时了。翻过了堤埂，改乘预备好了的装肥料的几只船，继续由内河西进，午后十二时以后才到达了预定的××隐蔽集结，距攻击目的地还有七十余里。那里消息可以完全封锁，但是再上前去，封锁者不甚严密了，必须以一夜间赶到才行。

二十号天刚亮，大家就起了床。他们又在擦枪装排子弹夹，整理草鞋带子包袱以及所有东西。八时以后，各单位召开军人大会，除作政治鼓动外，并宣布战场纪律及注意事项，同时班与班、连与连之间，订了缴枪捉俘虏的竞争条约。战士们都争先恐后地充分发表意见，经过两点钟还有些意见没有说完。可是伙夫同志送中饭来了，于是由指导员做了结论，完满结束了会议。

午饭以后虽然值班员逼迫大家要睡好觉，但他们只是把被毡蒙着全身，头脑里想着即将到来的战斗，谁也不能放心地睡，只希望快点天黑。午后一时，除值星排长外，排以上的干部到首长处开会，说明了应攻击的地点和消灭那一个敌人，具体地分配了各连的任务和动作的次序及应注意的事项。干部们都异常注意听，特别是范连辉同志带领的分队，他们的任务是由河的西街打到河的东街，必须以迅速的动作抢夺沟通两岸的小板桥，这是很关键的行动，因此，会上严格宣布：如果范连辉的分队没有夺得桥，就是河西街有很多

的枪，也应该让别连去缴，否则即或你缴到很多枪，也还要受处分的。最后鼓励大家要在二十分钟内完全解决战斗，并迅速集结准备撤退。随后分发了地图、命令、联络记号和许多战时口号标语等，即行散会。

吃过了晚饭，集合全体队伍时避开了老百姓。当我向全体指战员讲解作战任务的时候，他们情绪的热烈较十八号早晨开始出发时有过之无不及，当宣布了要攻击的地点和敌人的时候，大家把鼻头都胀大了，表示一种特别的愤怒，同时又带来喜悦的骄傲。话讲完了，掌声响了一阵，连排长在忙于分配夜战用的干电池和准备渡河的绳索标记等，战士们有些人在擦枪，有些人在捆草鞋，还有些人在准备手榴弹，闲谈混杂在笑声中，可以听出有人在说：“打伪军好象打豆腐一样，喝米汤一样，最怕他预先逃走了……”。在大家正谈得起劲的时候，一声哨音打断了大家的话头，值星员问：“准备好了吗？”大家齐声答应：“好了！”于是部队按次序出发。

三 战斗！冲锋！

一切准备好了，时候已是二十日午后五时，部队按照既定次序出发，当地的人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村边群集着目送我们，直到队伍走完了，走远了，看不清楚了，才回转屋里去。天还没有黑，部队中有些人边谈边走，天色慢慢黑了下来，从队伍里向前面望去，开始还可以看到全队，不久就只能看到一大串黑影，最后只看到自己前面的一个人了。于是谈话也就寂静下来，除了听到唰唰的脚步声和间或的远

处犬吠声外，什么都听不到。天上没有星光，可是仍然走得很迅速，到八时半光景，部队已走了三十里左右的路程，正到青山通黄池大道中的×××。在前卫达到该地以前，就先派去封锁了通敌方的大道，大约停了十五分钟，后卫的×××队停下来，分配兵力，逼近南北敌人两据点，以掩护我军归路的安全，其余的部队仍然照以前的次序向目的地搜索前进。晚上十点钟到了××，在此必须渡河，可是河的东岸没有一只船，西岸看不清楚，派人到处摸索，从水塘边抬了一只仅可装三个人的小船，划水的工具也没有，因为河对岸常有敌人的坐探，不好喊老百姓的门。怎么办呢？会游水的同志偷偷的找来了一只装了东西还可装十人左右的木船，船上只有一个老板，这样计算起来，两只船要渡完整个部队，需要四小时，但此去目的地还有三十余里，而且还要过渡，假如天亮了便不好攻击，于是先把河西岸的去路加强了警戒与封锁，又在部队中喊出那批预先选好的水手来，加快渡河的速度，小船则用绳索连起来，两岸派人拖，上下船舱也派了人招呼，免得滑倒耽延时间。这样努力的结果，只两小时半以内，队伍统统渡过了河。

人数到齐了，急速离开河岸向西赶路，速度异常快，比平常差不多要加速了三分之一，这时已是二十一日的早晨两点钟了，还有十七八里倒不算什么，可是还要过一条渡河，又不知渡船是否被敌人封锁了，如果渡不了河，则须再多绕十里路，并且须从靠近敌人据点（××桥）两三里路的地方通过，假如被其发觉，用电话通告了各处，那就不好办了。决心要快，还是绕十里路好，××桥发觉也不要紧，走快点，冲猛些就是了。于是开始快步，断断续续地跑步，只听得紧

促的呼吸与跑步声互相配合着，心里禁不住想着“地球转慢一点吧，不要过早天亮才好。”足足跑了二十里，地上虽是铺满了严寒的霜雪，天又刮着寒风，可是大家却跑出一身汗来，到××桥附近用静慢的步伐安全的偷过，才觉得汗湿的衣服冰人。这样又费了半小时，才避免了敌人的发觉，折向正北急进，约四时光景，赶到了××桥，距目的地三里了，这时才放下心来。

稍停了一会，我率主力过桥，沿西岸北进，绕向西方，向芜湖方向的道路打过去。×部之一部则沿东岸北进，但须待西岸先开始攻击，不能使敌发觉过早。最肃静的前进，主力只距离敌人一里了，沿堤埂的倾斜面前进，“只半里了”。大家蹲下来。突击队的干部带了几个尖兵摸上去侦察，看清楚了两个哨兵，穿了大衣，戴了风帽，三层铁丝网不高，从这边摸过去，鬼子看不清楚，好打！好打！……

突击队进行着最后的侦察，大家都肃静地伏着向前爬进，二梯队是慢慢的跟进，接近到铁丝网近边的时候，距敌人不到三十公尺，正想拉开障碍时，警钟响了，对方恶狠狠地问“哪个？”接着就象爆竹店里失火一样，手机枪、花机关、轻机关、驳壳枪同时的连发，听不出每一响声的段落来，只有那猛烈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才能清晰地分出个数来，枪口和手榴弹爆炸的火花照耀得通亮，冲锋号吹得使人更加有劲，东岸的机关枪也响了，这样不到一分钟就冲破了铁丝网，敌人两个哨兵被打成了肉泥躺在地上。哨兵后面约十公尺的掩蔽部里的一排人，动作快的钻了出来，一到外面就跌倒了，有的半在洞里，一半在洞外，刚刚塞住了洞门。动作慢的，就永远躺在掩蔽部里，不肯出来。掩蔽部里

和街口边的敌人还未解决完毕，街上已丢了少的枪。第二梯队枪都不要，勇猛的冲进街中，转向河边，顺利的夺到木桥，接着冲过河东，就到了伪军司令部的门口，又是爆竹店失火一样的一阵密集枪声，冲进了司令部，河东岸北进的×连也冲破了铁丝网，夹击着敌人的侧背，东边街口又是爆竹店失火一样响了一阵，以后就渐渐稀疏下来。

四 战后的凯旋

从开始攻击到解决战斗，大约经过八分钟光景，连清扫战场总共只耗去了二十分钟，东边已经大亮，街上只见到两种极端异样的情景，一种是横七竖八的敌尸和血肉模糊的敌人伤兵在呻吟着，满街杂乱地堆着军用品及用具，另一种情形，老百姓领着胜利的我军官兵，肃清残敌，并送茶烧水，忙个不了。东边牵一串，西边押一群的俘虏，在南边的街口的坪里集合清查人数。击毙和击伤的，在地洞里和地洞外，在街上到处都有。也有跳下水去的，那就无法统计了，单是活捉的就有五十七名，因为天还未亮，看不清楚，逃散了一部。缴步枪六七十支，短枪十多支，机关枪四挺，其余手榴弹、子弹、军用品，更不计其数。×连坐了飞机，缴获最多。我们河西的攻击部队全无伤亡，只河东×部伤卫生员、司号员各一名。消耗弹药，总不会亏本。队伍除警戒之外，其余都按指定地点集合着。大家经过一晚的疲劳，脸色虽略显苍白，但是精神仍然很充沛，情绪更加高涨，愉快压倒了疲劳，肚里虽早就饿空了，可是那时也忘了，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着：“这个伪军真是豆腐做的”，“不叫伪军，叫豆腐军”，“可

惜了，那个狗司令，在芜湖没有回来”，“铁丝网简直象蜘蛛网”，“哼，这样好的地形，四面都是水，只要有子弹，我们包守一个月。”

“站队，站队！准备走了！”值班员喊起来，停止了大家的闲谈。“按规定的次序向×××东返，大家距离远一些，注意防空”，队伍走动快完了，“收哨，把讯号烧起来！”这又是值班员的号令。“噫，芜湖方面的哨枪响了，大概是敌人的援兵吧？”士兵在发问着。“不要紧！他妈的，这样的地形，请他来吃子弹”，值班员这样回答，随后警戒都跟上了，“嘀嘀嘀嘀，哒哒哒哒，哒嘀，哒嘀……”司号员发出号令。干部们督促着战士们快点隐蔽，不一会，大家都分散隐蔽了，敌机嗡嗡嗡嗡地低空侦察，一圈二圈三圈，看不到我们一点的形迹，无精打采地飞走了。“距官陡门五里了，后卫加强警戒，各部隐蔽休息吃饭”，值班员传出指挥者的号令，约莫一小时，大家都吃得饱饱的，继续东返，行军队伍加长了很多：一方面是添了俘虏与挑夫，另一方面是为了防空，再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疲劳。可是沿途群众，欢天喜地地跳起来送茶水，追着看俘虏，减少了大家的疲劳。十点钟左右，到了××渡河，比昨晚快多了，一边渡，一边走，上下船舱也不拥挤。午后二时，回到邻近黄池、青山的×××，街上的人民，异常兴奋，放鞭炮欢迎，同时也是庆祝胜利，并送来了一担担的稀粥，奇袭官陡门的战斗任务就这样胜利完成了！

（原载《新华日报》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

气壮河山 扬威国外

——回忆戴安澜将军殉国前后

郑 忠

戴安澜革命烈士陵墓掩映在芜湖赭山的苍松翠柏之中，绿草繁花，衬托着烈士巍巍丰碑；林间好鸟飞鸣上下，似向游人争道英雄业绩。今年清明节，芜湖的黄埔同学集体前往扫墓，以表追思。当我肃立碑前致敬时，烈士的英雄形象，便浮现在我的眼前，不禁思潮澎湃，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胸怀广阔，义薄云天，没有忘记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给戴安澜将军追赠革命烈士光荣称号，名垂青史，光照千秋！戴安澜将军是黄埔三期同学，墓前一座高大石碑上，刻有毛泽东主席挽词。周总理挽词是“黄埔之英、民族之雄”，多么崇高的评价！这是国家总理对他的战士、也是黄埔师长对他的学生最高的奖赏！对此，我们黄埔同学都是引以为荣的。我作为戴安澜将军旧部，曾追随他历经芦沟桥、台儿庄等等抗日战争中的几大战役，并且随从远征入缅，痛歼日寇，对他扬威国外，壮烈牺牲的情景，记忆犹新。兹谨就我亲见亲闻，缕述烈士为国捐躯前后的情况，以光史乘，聊表缅怀敬仰之忱。

一、南宁解围之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戴安澜将军以抗日军功卓著，调任第五军第二百师师长，奉命自祁阳率部驰赴镇南关（现名友谊关），阻击由越南入侵的日军。此时日寇已在北部湾登陆，企图占领桂林，打通湘桂铁路。此际，国共合作共同领导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西南战局顿时紧张起来。

第二百师从全州越过桂南昆仑关，以第600团为先锋，直趋南宁。越过南宁，便是镇南关了。不料因我军通讯设备落后，情报迟了一步，600团不知镇南关已失守，南宁已入日军，仍然直冲入城，遂陷入敌军包围之中，双方交战激烈，血肉横飞，邵一之团长阵亡，接着团副吴其升牺牲、副团长文模负伤，师参谋长张维翰临阵指挥，据东门督战。此时我任599团联络官，亦随600团入城，参谋长命我赶紧出城，向师长报告：“后面部队不要前进了。”我飞跑出东门两里多路，望见师长小轿车迎面急驶而来，便站立马路当中，招手停车，师长急问“有什么事？”我连忙报告：“600团冲入南宁城里被围，邵团长阵亡，参谋长叫后面部队不要前进！”师长大怒，立即跳下车，命令部队一律下车，就地隐蔽待命，一面命令：“特务连跟我上！”便跑步冲入城里。被围官兵一见师长到了，士气大振，杀声震天，攻势如潮，一阵冲杀，击退了敌人，夺回邵一之团长等遗体，救出600团官兵。由于敌情不明，师长遂决定撤出城外。随即奉命向后转移至宾阳。这是二百师南来的第一仗。12月4日，敌军进占昆仑关。

二、昆仑关大捷

昆仑关为桂南咽喉要道、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据传，北宋狄青曾在这里战斗，镇服了南疆；此关两侧高山峻岭，一山当道而立，有公路盘旋至山顶而下，岭头狭路便是关口，形势险要，北向易守，南向难攻。此时关上关下及其两侧高山之制高点，全被日军占领，构筑工事，架设机枪大炮，企图由此直下桂林，打通湘桂路，与粤汉路之敌会师，然后直取贵阳，威胁重庆。故攻夺昆仑关，至为重要。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五军杜聿明部攻打昆仑关战役开始，廖耀湘率22师、郑洞国率荣一师担任左右翼，攻打两侧山头制高点；戴安澜率200师担任正面主攻夺关。当时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徐庭瑶均亲临督师。戴师长当他们面发出誓言：“请放心，不夺昆仑关，决不下战场！”当天上午，攻击开始，我军万炮齐轰，摧毁了敌人工事，二十分钟后发起冲锋，友师一举占领两侧牡丹岭、仙女山、老毛岭、四四一高地和罗塘高地。我二百师迅速攻占了关口。不久，敌人凶猛反扑，四四一高地失守，关口置于敌军炮火俯射之下，我二百师遂主动撤离，关口得而复失。此后敌军大举增援，配有飞机、坦克助战。我白天只能佯攻，夜间才能冲杀争夺。经过十八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在友师配合下，关口经过三得三失，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二百师终于攻占了这座雄关。此役歼灭日寇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六千多人。毙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和联队长三木吉之助等将官，缴获大批枪枝、弹药、马匹、坦克和大炮等作战物资，获得

举世闻名的昆仑关大捷，稳定了西南战局。后方慰问团遂上关劳军祝捷，当时田汉先生曾口占七律一首，盛赞将士英勇。诗云：“一树桃花惨淡红，雄关阻塞驿亭空，倭师几处留残垒，汉帜依然卷大风，仙女山头奇石耸，牡丹岭上阵云浓，莫云南向输形胜，枢相当年立战功。”

在十八天鏖战中，师长连日呛咳吐血，服药打针不愈，徐庭瑶将军令其退下休养三天，师长不从，继续指挥战斗。辎重营营长戴蔚文，从柳州机械化学校请了学过中医的文书上士席逸凡来阵前为师长按脉开方服中草药，病情稍有好转，但未痊愈，师长仍毅然带病作战。

在每次激战中，师长都身临前线指挥，果断勇敢。在一次激战中，他发现599团团长戴恩湛指挥不力，立即于阵前撤职，另调补充团副团长柳述人接替，战况立即改观。一次左翼阵地部队被敌击溃，士兵向后逃避，师长立即跃出工事大声喝令：“退后的一律枪毙！”士兵纷纷返回。有个营长也慌慌张张地向后退，猛然见到师长吓得哆哆嗦嗦。师长喝问：“你敢临阵脱逃！”他还是向后躲，讲不出话来，师长气他如此脓包，顺手一枪击毙了这个营长，就势大呼：“预备连跟我冲啊！”顿时士气复振，一阵冲锋肉搏，击退敌人反扑，稳定左翼阵地。第三次攻占关口时，一发炮弹在师长身边不远处爆炸，弹片击中左背，师长负了伤，但他不下火线，继续指挥作战，直到挥师越过关口直趋南侧九塘时，见到九塘已被友军占领，才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国府论功行赏，授予他国家三等宝鼎勋章。